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山水情 第十三回 斗室中詩意傳消息

禪關重到，詩中傳意，猶豫雙真悶坐。燈前共語小春桃，便惹起相思無數。仙尼又啟，風流曾訂，未識有何沉誤。兩情若個是良姻，何累想朝朝暮暮。

右調寄《鵲橋仙》

卻說那了凡師兄弟兩個，是日在崑山歸庵，見了壁上的詩，曉得旭霞真個中了解元，各自暗生歡喜。知是他來的時節已抵暮了，被這香火婆子促他出門，使彼受凄其之苦，不免互相埋怨那婆子幾句。朝朝在庵望他到來，替他商量計較，以圖素瓊姻事。

一日，想著鄔府老夫人所約做預修的日期，恐怕不刻到來，一時整頓不及，在那裡打掃佛堂，擺器具。兩個正忙得熱鬧，只見山門外肩輿齊至。走近看時，竟是老夫人、小姐、春桃三人到來。了凡、雲仙就似見了嫡親娘一般，叫出千聲奶奶，萬聲小姐，迎接進來。等他母女兩個參拜了佛，然後雙雙問訊了，原拱到裡面斗室中去坐下，由雲仙陪著。了凡忙向廚下收拾去了。

老夫人啟口對雲仙道：「前日簡慢歸庵，幾時到的？只怕晚了。」雲仙道：「蒙奶奶垂念，這日且喜遇了順風，到庵的時節，尚未夜深。」老夫人道：「這便還好。」雲仙道：「今日奶奶幾時起身的？到得恁早。」老夫人道：「恐天寒日短，半夜起程的。」雲仙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正敘談間，了凡領了香火婆子，掇了一盤茶果、兩壺香茗進來，擺在桌上，說說話話的吃了。老夫人立起身來，同了了凡到外廂去檢點帶來這些物件，止留雲仙與素瓊坐在室中。

素瓊抬頭起來，只見壁上幾行草字。仔細看時，竟是洞庭衛彩所題，後面明寫出「解元」兩字。素瓊此時愕然，暗想道：「前日春桃說吉家表兄之言，竟爾不謬，如今果然中了解元，但不知幾時來題的詩。那了凡在我家時，尚未知之。且待我看他是什麼詩兒？」遂念一遍，不覺驚地驚呆了。又暗想道：「這個韻腳是我題於畫扇上的，他們何以知之？況他詩中又是和答我詩之意。後兩句明明是有意於我，教我等他來求，莫許他人竊聘。我想起來，若然不是，又難道我題的詩倒是暗合他人陳句的？這段狐疑，便就是仙人也難測度。」

素瓊正爾出神入化的思想，雲仙亦正欲啟口說明衛旭霞到庵來的緣由，恰好那了凡與老夫人在外收拾了行李物件進來坐下。不一時，掇點心來吃了。老夫人啟口對了凡道：「你們的令弟，這幾時可曾來望你麼？」了凡道：「不要說起。前日小尼到老夫人府上來了，他在南京鄉試，中了解元。回來想是來報我知道，到庵時已是抵暮了。那婆子不曉世事，堅意回了他出門。不知此夜棲宿何處，至今小尼心上牽掛他。」

夫人道：「原來令弟中了解元，正是前日我們吉家姪兒在我面前說過一次，道與他極相知的，鄉試時一同在京作寓，但這時忘卻了他的姓字，竟不想著師父的令弟來。如此恭喜庵中有個護法了。但是那老嫗怎的不留他過宿，使他出去受窮途之苦？」了凡道：「因為如此。」老夫人道：「了凡師父，明日要打點做佛事了，請問你進關日期可曾擇定麼？」了凡道：「小尼因為奶奶要做預修，不得不不在外支值。又承奶奶許替小尼做齋筵，所以擇的吉日是預修完滿後一日。」老夫人道：「這也倒覺便些。」

兩人敘談了這一回，不覺紅日西沉，了凡去收拾鋪蓋，原安置在海棠花這間房裡。鋪疊好了，一同叫了夜膳，服事老夫人先睡了，與小姐閒話片時，隨即進去。止剩得素瓊、春桃兩個未睡，坐在銀口之下。春桃覺得老夫人睡著了，乃對小姐道：「那了凡方才說他的弟子真個中了解元。」

素瓊假意道：「他中與不中，不干我事。但目下有一種可怪的，教人難測，怎處？」春桃道：「敢問小姐，才到得庵，已有什麼事情纏擾芳心？」素瓊道：「我們一向所畫這把扇子，曾題詩一首於上，今日見那壁上題詠，是了凡的弟子之作，不在他酬和那個人兒的，合我詩中之意，韻腳又是毫釐不差，似乎見過扇子步韻者，豈不使人難解？」春桃道：「依小姐說起來，不信這把扇子在我家房裡失的，這時節衛生正在金陵鄉試，何由得到他手中？」素瓊道：「我也為此費想。」

春桃又假意思一會，遂作戲言道：「我想起來，小姐也不必細想的，世間的事情奇奇怪怪者盡有，即係小姐講，這唐時張僧繇畫龍點睛飛去的故事，想是有的。莫非小姐這把扇兒畫得出神入化，自然飛出深閨，落於識者之手，故得曉詩中意味，和韻題壁也。」素瓊道：「癡丫頭，講這樣（享單）話！但更有一希奇想頭：前日那卜者曾說在十月間，當有著落之兆；又說是遠方一個貴人得去了。如今那衛生新貴，倒也是合著這課的。正是這扇兒何由得到遠方去？雖則他詩韻、意思雷同，我原不信。」

春桃見小姐說他題的詩與扇上合意，疑惑這扇兒是飛得去，心上暗地驚疑道：「明明是我袖到園中看過，被柳兒歪纏急了，一霎時失落的，怎得又到外面去？我道小姐在這裡閒思雜想，諒來絕無此事的。」主婢兩個，正在那裡你思我想，恰好老夫人睡覺轉來，見他兩人坐於燈前，尚爾唧唧噥噥的閒話，不免說了幾句，催他們去睡了。正是：

有心題壁傳消息，害卻嬌娃費遠思。

到得明早，大家起來梳洗了，吃過朝膳，老夫人把些銀子付與了凡，去置足了貨，遂請下幾個優尼，俱到庵來住下。

明晨起身熏沐過，擺設齊整道場，做起朝功課來，播鼓作樂，開經起懺，熱鬧之極。那了凡先同了老夫人出來參拜了。隨後春桃服事素瓊小姐，輕移蓮步，到佛堂裡來，折下柳腰，輕輕頂禮。參拜過，起來坐在堂中間玩。但見外面擠一班遊人進來，老夫人、小姐都走到裡面去迴避了。

看官們，你道這遊人是誰？竟是杜卿雲與吉彥霄帶了許多僕從，入山來看楓葉，又是卿雲領他們來探望，故爾特地到此。那卿雲見得庵中熱鬧，對彥霄道：「今日來得湊巧，竟有無數標緻尼姑在裡邊拜懺，又有一個美貌佳人在側。喜得那庵主了凡是認得我的，同兄速去，盡意隨喜一回，以暢今日之游。」說罷，卿雲領了彥霄，直走進去。

了凡見得是杜卿雲到來，即忙下階迎接道：「杜相公，今日何緣到此？請到方丈坐了吃茶。」卿雲道：「你自去治政，不消費心。但問你這做道場的是那一家？」了凡道：「是崑山縣鄔鄉宦家老夫人，今年是五十歲，同素瓊小姐在敝庵做預修。」彥霄聽得了，遂問道：「如今這老夫人在那裡去了？」了凡道：「見兩位相公進來，迴避在裡邊。」卿雲乃對彥霄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在這裡混擾不便，出去了罷。」彥霄道：「卿雲兄不妨。這家主就是家姑娘。」卿雲道：「不信有這樣偶湊，又遇著了令親。」

了凡聽得彥霄這句話，心裡暗想一想，道：「莫非就是吉相公？」彥霄道：「師父怎的認得我來？」了凡道：「老夫人處說起，一向是曉得的，但從未有親近相公。既如此，兩位相公請坐，待小尼進去報與老夫人知道。」說罷，一徑進去了。一回，走出來道：「老夫人說，吉相公有外客相陪，不便出來相見，倒要請相公到裡面去。」彥霄道：「如此說，卿雲兄請坐一坐，待小弟進去拜見了，就出來的。」

說罷，隨著了凡一徑到斗室中去揖了姑娘，然後與素瓊表妹相見過，坐下，啟口道：「今日又是到此地會著了，不然，明日父親要同姪兒到姑娘家來捧觴了。」老夫人道：「這個不消了。」彥霄道：「請問姑娘來過幾日了？」老夫人道：「才到三日。」彥霄道：「怎的不到我家來？」老夫人道：「因約了師父今日起懺。家裡有事盤桓，來得遲了，恐到你家來，又要擔擱，所以索性到了庵裡，俟懺滿後，歸家順路來探望。」

正說話間，彥霄瞥眼轉去，見得粉壁間有兩行草字在上，仔細著眼，竟是衛旭霞的款在後邊，心中疑惑，乃念過一遍。味他的詩意，知是一首和答私情之作，遂想起：「夏間見他草稿中的芳姿遺照題頭上邊寫著『支硎尼庵萍逢素瓊』。恰好今日他有題詠在庵，表妹又在這裡，事上相符，我想這段情由是千真萬真，不必狐疑的了。他如今明寫出『解元』兩字，畢竟是這起尼姑與他相好，走漏了來做預修的消息，道我表妹必至，故題此詩，作蜂蝶使，暗中打動他。」

正躊躇暗想之際，不道了凡出去支值素齋，搬到室中。彥霄見了辭道，「蒙師父盛意，有敝友在外，不便偏他，請收了去。」

了凡道：「相公遠來，粗點心雖不中用，略請些須，見了小尼之意。」彥霄再三推辭，望外就走，連老夫人也來留彥霄。彥霄一頭走，一頭說道：「容日望姑娘到來，姪兒訪得極好的一頭親事在那邊，要替表妹做媒。左右姑娘在月下要到我家來，今日不及說了。」說罷，一徑走出來，同了卿雲，別過尼姑，出了門，走下寒山僻徑。

卿雲在路上問彥霄道：「吾兄方才進去見令姑娘，緣何如此長久？」彥霄道：「與家姑娘相見了，敘過一番寒暄，即欲出來奉陪。不道又見了一出奇事，費想了一回。」卿雲道：「什麼奇事，可肯相聞否？」彥霄道：「不知為何，令表弟竟有題詠在尼庵內室壁上。看起來又是私情酬和之作，後邊落款又寫出『解元』兩字，是他中後去題的。莫非與那些尼姑有些來歷？」卿雲道：「題的詩可記得麼？」彥霄道：「怎不記得？」說罷，遂念出來。

卿雲聽了，不覺呆了半晌，乃道：「便是今春三月三日，我同他踏青遊玩，去得一次。從來不相認的，何由得與他相知來往，潛地去題詩？這也古怪。」說罷，暗想道：「一定是這個緣故了。」彥霄道：「是什麼緣故呢？」卿雲道：「小弟疑想他也是『莫須有』之說，或者未必實然。方才說弟同他去的時節，因賤內在家忽患急症起來，差人來尋，他說待我暢游一回，抵暮步歸，使弟先返舍了。及至到抵暮時，弟在舍候他，竟爾不歸，直至明午來家。彼時已曾查問何處借宿的情由，他便左支右吾了一番。弟因此日正在家賽神服藥，也無心去細細盤問，便是這樣丟開了。或者此日被這尼姑勾搭上了，住在此間，做些歹事，亦未可知。」彥霄聽見卿雲說了這一番符合之言，不覺顏面失色，默默不語。

卿雲見得彥霄聽言之後，似有驚愕之態，乃問道：「為何說了家表弟，倒要吾兄忽生不樂之容？」彥霄道：「也沒有什麼不樂，只為其中有一樁不明白的事情，教人難解，故爾心中猶豫。」卿雲道：「什麼事體？」彥霄道：「是說不得的，總之令表弟少年輕薄，做事可笑。」卿雲道：「他做何輕薄之事，弟尚且不知，吾兄何以知其詳細？一定求明言，使弟亦得聞其過。後日見他的時節，教家嚴戒喻他一番也好。」

彥霄只得把他遇了表妹，寫下芳姿遺照，寺裡盟後竊見這段情由，細細說與卿雲聽了。卿雲此時心中也道他不是，不免在彥霄面前說他幾句，乃道：「今既已如此，他的詩云『藍田自去求雙璧，莫許牛郎竊駕通』，明明裡是兩邊向慕說出。令表妹未嘗許字的，吾兄何不就與兩邊做一古押衙，撮合了他，亦千古美事也。」

彥霄道：「我原有此意，省得他們隔地相思。方才臨別家姑娘時，已道過一言，俟他望後到舍來，當啟齒也。」卿雲道：「若得吾兄海涵，反肯不棄，豈特家表弟感德，就是愚父子亦知厚恩者。」彥霄道：「你我三人，實為異姓骨肉，何以說此客話？」兩人在路細談，緩步到了泊船的所在。一齊下船，解維而歸。到家時，明月已在東了。正是：

遊山不覺歸來晚，深夜重門帶月敲。

卻說那老夫人與彥霄閒話了片時，待他去後，原領了素瓊到禪堂中來，拜佛閒玩。直至夜來看這些尼姑做了夜功課，一同吃了散堂齋兒，各自去睡了。

又是素瓊、春桃兩個未睡，坐在燈下，你說我話一回。春桃想起日裡吉彥霄之言，對素瓊道：「一向再沒有人說起替小姐做媒，今日那吉相公緣何特發此念，方才對奶奶說，但不知可是那衛生？」素瓊聽了春桃之言，心裡也是這樣思想，又想著了吉彥霄聞得與衛生相知，莫非就是他？十分希冀躊躇，暗付了更餘，叫春桃服事上牀去睡。

到得明朝起身梳洗，原同了老夫人到佛堂中禮拜了一回，走到裡面去，獨坐斗室中。恰好此時雲仙執事稍閒，走進來敘談過。雲仙忽然想著了衛旭霞與他歡合時，再三詢問小姐到來之信，「我約定方去。目今佛會已做過兩日，竟爾不至，此何意也？」又想一思想道：「莫非是前日來的時節，被那婆子拒卻出去，怨恨我們，連這小姐會期也丟了念頭，斷絕往來了？只看今日若然不到，必是這個緣故了。」

素瓊見得雲仙與他閒話正濃，頓停了口，凝睛細想，心裡疑惑，乃問道：「師父，你想什麼來？」雲仙道：「不想什麼。便是春間來的師兄這弟子，小姐歸去後，他復來探望。是日師兄在府上，小尼留他吃茶，說及小姐，乃念小姐這首玉蘭詩與他聽了。口裡唧唧贊個不住，頓起想慕之心，說道：『今生若得再見小姐一面，就死也甘心。』小尼斗膽與彼約定目下這兩日到來。不知何故，竟爾不至。」素瓊道：「你適間說，曾念我的詩與他聽過。我想他是有才之人，這樣俚鄙之言，可是入得他眼的？出我之丑，真個不做好事的。」雲仙道：「小姐又來太謙了。」

兩人正說話間，外面有事呼喚雲仙，自出去了，只剩素瓊坐在那邊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原來那衛生，方才雲仙說，曾約定他的，緣何不來？莫非上京去了？又莫非是我命薄，是他緣淺，旦夕之間，生出病來，為此羈留失約？」想罷乃道：「衛生，衛生，你若不來，今番這個機會失了，再要湊巧晤面，只好相逢於冥途間了。」素瓊想到此境，幾乎掉下淚來，乃對著壁上的款兒，低低呼叫幾聲道：「若得你即刻飛鳥到庵，面會一番，決絕了兩下虛空相思，就死也無怨了。」

正思想間，了凡忽走進來道：「小姐獨坐在此，不怕冷靜麼，我們舍弟即日到來，就要替小姐做媒了。昨日吉相公之言，千萬叫奶奶不要聽他。」素瓊聽了了凡之言，心裡是喜悅的，但嬌羞不好答應。了凡又道：「老夫人等小姐吃齋，請出去罷。」素瓊乃勉強放下愁心，同著了凡到方丈一同坐下，吃過了齋，立起身來，又到佛堂中閒玩。少頃，這些優尼俱淨了手，出來到佛堂中誦經拜懺。素瓊陪坐，直至更深而散。

到得明日，拜過了懺。至十五日，做一個水陸談口完滿。十六日，又來替了凡設了受戒齋筵，送他進過關。又住下一日，齋值了這些懺會，隨即別了兩尼，一徑到吉家去了。正是：

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

要知後世因，今生作者是。

卻說那吉彥霄同杜卿雲遊山歸家，把這尼庵遇著姑娘、表妹，並要到他家來探望之說，述與父親聽了，在家俟候。至十八下午，真個一齊到來。吉家迎接進去，相見畢，坐下，大家敘了親親之情。款待過，到晚宿了。

明日起來，彥霄與姑娘說了，要替衛旭霞請庚作伐。老夫人應承了，約定吉期。又住下一日，然後起身，一齊歸家。此時素瓊暗地聞信，歡喜不勝。正是：

一番愁悶一番歡，只為酬詩藏謎難。

果得雀屏開射筵，何憂鸞鳳不團圓。

不知這吉彥霄何日去請庚作伐，又不知可去尋衛旭霞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素瓊猜畫扇緣故，彥霄猜題詩緣故，通是暗中揣摩，依稀彷彿，若遠若近，一片迷離境界。